

移动辅助词汇学习研究的理论演进综述：从行为主义到生态学习

杨田甜¹ 宫利影² 赵亚洲³

(1. 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2. 云南民族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昆明云南 650500 3. 丽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丽江 674100)

摘要：移动辅助词汇学习（MALL-Vocabulary）近年来成为语言教育研究的重要分支。本文从理论视角出发，梳理 2000 年以来支持 MALL 词汇学习的主导理论模型演变路径。研究发现，MALL 词汇学习的理论经历了从行为主义、建构主义、多媒体学习理论，到 TAM、UTAUT 等技术接受模型，再到近年的生态语言学习框架的演进过程。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化，也反映出学习者中心、个性化与情境化学习趋势的兴起。文末指出当前研究仍存在理论套用泛化、跨理论整合不足的问题，未来应进一步在技术与认知融合的框架下构建本土化 MALL 词汇学习理论体系。

关键词：移动辅助学习；词汇教学；理论模型；MALL；技术接受；生态学习

一、引言

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日益普及与在线学习平台的快速发展，移动辅助语言学习（Mobile-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, MALL）逐渐成为语言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。尤其是在词汇学习方面，移动应用程序（Apps）以其碎片化、多模态、高交互性的特征，在教育技术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（Burston, 2015）；Quizlet 更以其学习社区、卡片协作和竞赛机制激发学习者的参与感和自主性。

尽管这些工具形式各异，但背后的教学设计和学习成效往往受到其理论基础的影响。为此，本文聚焦于 2000 年以来主导 MALL 词汇学习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，涵盖行为主义、建构主义、技术接受模型（TAM/UTAUT）、多媒体学习理论、以及近年来新兴的生态学习视角，全面回顾其演进轨迹、理论基础、应用路径与适用边界，尝试构建 MALL 词汇学习理论整合的基础框架，并对未来理论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建议。

二、行为主义与重复记忆：

词汇学习的最初逻辑在 20 世纪上半叶，行为主义（Behaviorism）主导了学习理论的发展，其核心观点认为学习是一种可观察、可测量的行为改变过程，主要通过刺激-反应（S-R）机制实现（Skinner, 1957）。在语言学习领域，这一理论主张通过“重复操练”和“正向强化”来建立语言习惯，强调知识的传递性和技能的自动化。

在移动辅助词汇学习（MALL）兴起的初期，行为主义成为许多词汇学习 App 的设计核心。例如，著名的记忆工具 Anki 所采用的“间隔重复系统（Spaced Repetition System, SRS）”便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强化学习原则上的典型应用。该系统依据艾宾浩斯（Ebbinghaus, 1885）提出的遗忘曲线理论，自动调整单词的复习频率，使之在临近遗忘时再次出现，从而增强记忆的稳定性。

此外，Quizlet 作为另一款早期词汇 App，通过“打卡”“测试”“配对游戏”等功能模块，构建了一个基于行为反馈的学习循环。其核心逻辑是：学生完成一次练习后系统给予即时反馈，

若正确则奖励积分或正向提示，若错误则要求重复，形成“刺激—反应—再刺激”的行为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行为主义模式尤其适用于“识记类词汇”（form-focused vocabulary），如拼写、词义匹配、词根词缀等。此类词汇结构规则、记忆负荷较小，重复训练与强化反馈可显著提高记忆保持率。也正因此，许多词汇记忆软件在初期功能开发中以“闪卡”或“默写测试”为主，直接对应行为主义的“重复—强化”路径。

然而，行为主义模型在解释高阶语言能力（如语境理解、语用策略、语言迁移等）方面显得力有未逮。一方面，它忽视了学习者的主动建构与认知参与，过分强调外在操练与机械重复；另一方面，在移动学习环境中，学习者面对多样化、情境化输入，行为主义难以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。特别是在非母语学习者、少数民族学生等背景下，纯粹依赖重复反馈所产生的学习成效往往呈现边际递减现象。

三、建构主义与多模态学习：

学习者的主动建构过程相较于行为主义对外部操练的强调，建构主义（Constructivism）将学习视为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。这一理论由皮亚杰（Piaget, 1970）和维果茨基（Vygotsky, 1978）等发展而来，强调认知过程中的经验整合、情境参与与社会互动。建构主义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促使教师重视学习者的背景知识、学习动机与认知风格，强调“学会如何学”而不仅是“记住多少”。

在移动词汇学习中，建构主义主要体现为多模态输入、语境嵌入与自主控制的强化。许多主流词汇类 App 如百词斩、Busuu、LingQ 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更具“沉浸感”和“意义建构性”的学习路径。

以“百词斩”为例，其核心设计理念为“图像联想+例句辅助+语音输入”，即通过三种感官通道同时激活学习者的感知系统，从而强化意义网络的建立。这种方式契合了 Paivio（1986）提出的“双编码理论”（Dual Coding Theory），即学习材料若同时以图像和文字方式呈现，则更易被理解和记忆。研究显示，

当单词通过图像呈现时,学习者更容易将抽象词义具体化,有助于减少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义障碍(Clark & Paivio, 1991)。

此外,建构主义强调“情境学习”(Situated Learning),即知识的获得必须在真实或类真实语境中进行。这一理念在LingQ等App中得到充分体现。LingQ鼓励用户通过阅读真实语料(如新闻、小说片段)并从中提取生词,在特定语境中构建词义理解。这种“语境嵌入型词汇学习”不仅提升了词汇学习的深度,也促进了词语与语篇、文化等更高层次语言因素的连接。

从认知负荷角度看,多模态输入设计也被证实有助于缓解认知过载(Sweller, 2005)。在传统课堂中,学生往往需要在单一文本输入中获取信息,记忆过程枯燥重复。而多模态App通过音图文并进的方式激活多个记忆通道,实现“意义加工+视觉刺激+声音辅助”的立体认知路径,从而提升学习效率与动机。

更进一步,建构主义倡导“学习者控制(learner control)”与“元认知调节”。在App中表现为:词汇列表可自由选择、学习节奏可自主调整、复习频率由用户设定。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,而是主动选择资源、调整路径、设定目标的参与者。这种认知参与的提升,正是建构主义倡导的“高参与、高控制、高反思”三维互动模型的现实体现。

四、技术接受模型的引入:

TAM、UTAUT在MALL中的扩展随着移动学习平台从“辅助工具”逐渐演变为“主流渠道”,研究者开始意识到: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学习效果,其是否被学习者接受、持续使用,才是真正决定其教育效能的关键因素。这一转向使得“技术接受模型”(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s)逐步成为移动辅助词汇学习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。

最早提出技术接受模型(TAM)的Davis(1989)指出,用户对一项技术是否采纳,主要受两个变量的影响:感知有用性(Perceived Usefulness)和感知易用性(Perceived Ease of Use)。这两个因素会影响用户的态度,进而影响其行为意图与实际使用行为。在MALL语境下,这意味着若学生认为某个App能提升其词汇能力,并且操作简单、界面友好,则其使用意愿和持续使用率会显著提升。

而“感知易用性”则主要通过影响“有用性”来间接作用于使用行为,提示开发者在设计界面时应重视学习流畅性和操作直觉性。

TAM模型后续被扩展为TAM2(Venkatesh & Davis, 2000)与TAM3(Venkatesh & Bala, 2008),引入“社会影响”“计算机自我效能”“认知吸引力”等变量,使其更贴合复杂的技术采纳过程。在语言学习App中,教师推荐、同伴使用情况、学习者的数字素养均成为影响App使用意图的重要外部变量。例如,刘晓静等(2018)发现,在非英语专业学生中,“身边人是否使用”成为预测其是否下载使用词汇App的重要先导变量,显示社会认同在学习技术采纳中的关键地位。

此外,统一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(UTAUT)由Venkatesh等(2003)提出,被认为是TAM的集大成者。该模型包括四个核心变量:

绩效期望(Performance Expectancy):学习者认为该技术对其学习有帮助;

努力期望(Effort Expectancy):学习者认为操作该技术是轻松的;

社会影响(Social Influence):学习者感受到他人鼓励或期望其使用;

促成条件(Facilitating Conditions):学习者认为有足够资源和支持使用该技术。

在MALL研究中,UTAUT模型被广泛用于分析移动App的持续使用意图。例如,王晓华等(2019)对150名使用百词斩的英语学习者进行结构方程建模,发现“绩效期望”与“社会影响”是最显著的正向预测因素,反映出学生对App价值的信任与学习氛围的融合是决定其使用的重要基础。

然而,技术接受模型也存在其局限。首先,其主要关注“意愿—行为”路径,较少涉及学习成效、认知策略与情绪动机等变量。其次,TAM与UTAUT模型多数基于职场或信息系统背景,其在教育领域的适配性需进一步调整。第三,在多语言、多文化背景下,技术接受的动因结构可能因文化认同、价值观念而异,现有模型缺乏文化变量解释力。

因此,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模型适用性:1、引入学习动机变量(如自我决定理论中的内外动机)与TAM结合;2、建立情绪响应机制,分析如焦虑、自信对技术使用的干扰;3、发展跨文化技术接受模型,引入文化维度变量(如Hofstede文化维度);4、融合使用意图与实际成效的双轨建模,避免研究偏向“态度—意图”而忽视“行为—效果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Burston, J. (2015). Twenty years of MALL project implementation: A meta-analysis of learning outcomes. *ReCALL*, 27(1), 4 - 20.
- [2]Kukulska-Hulme, A., & Shield, L. (2008). An overview of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. *ReCALL*, 20(3), 271 - 289.
- [3]Paivio, A. (1986). *Mental representations: A dual coding approach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[4]Venkatesh, V., & Davis, F. D. (2000).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. *Management Science*, 46(2), 186 - 204.
- [5]Barron, B. (2006). Interest and self-sustained learning as catalysts of development: A learning ecology perspective. *Human Development*, 49(4), 193 - 224.

作者简介:杨田甜(1984-),女,汉族,云南省昆明人,博士,助理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:英语词汇知识、英语APP,英语人工智能,英语教学。

宫利影(1984-),女,汉族,河南省新密市人,硕士,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:财务管理、会计学、思政教育。

赵亚洲(1988-),男,拉祜族,云南省丽江人,硕士,讲师,研究方向:学生发展与教育,英语教育,思想政治教育。